

张江镇建了3个创业小空间,背后藏着一盘大棋 为“一人公司”织密服务网

本报记者 杜晨薇



新村村科创小院效果图。

资料图片

张江镇能做什么

谈起张江,很多人都把它纯粹当成一个地名。那是上海乃至长三角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地方,是科技企业和高智人才高度集聚的地方。

外界对它的边界认知常常比较模糊,张江核心区,与张江镇的版图基本重合。但在张江科学城的大概念里,张江还要算上周边其他11个街镇的空间资源,达到220平方公里。

此外,张江的行政和管理架构也相对复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张江科学城的规划建设、产业推进及科技创新服务工作。张江集团和张江高科两家区属国有企业,依托各自的空间资源和产业服务能力,为浦东三大核心产业的集聚和提升作出贡献。而张江镇,作为属地政府,反倒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产业的关系更疏离一些。

一方面,张江镇覆盖了整个张江核心区,但辖区内长期被横纵两条高架切分成四个象限,其中三个象限园区林立,属地责任更多体现在城市治理和园区围墙内外的安全保障工作。

另一方面,张江镇的资源禀赋也不算突出,除了玉兰香苑等大型社区,以及长元、新丰、环东等一批村庄承接了一部分张江人才的居住需求外,可自主作为的空间不算多。

张江镇到底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梳理过去几年政府的核心工作,不难发现,构建科学城生态,已逐渐

被列为属地政府的核心目标。这两年,从环东村建设了浦东新区首个建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全额使用集体资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到大型居住社区玉兰香苑的持续大规模功能更新,张江镇显然已经意识到,张江要想从园区“进化”为城市,除了硬件功能的完善,必然离不开社会活力的激发和生态氛围的营造。要让此间的人,在这里能过上热气腾腾的日子。

3个小空间的大格局

这次推出的3个空间,地方不大,却有补足科创生态短板的大格局。

“Aloha Idol孵化器基地”,张江镇与上科大联营的创新空间。虽然只有2000平方米,但地处张江新近挂牌的AI小镇范围内。邻居是已经聚集了200多家具身智能和大模型应用企业的模力社区。

这与浦东现有的AI产业载体形成差异化竞争。如果你足够“大”,或者有一定资本和政策的底气,整个AI小镇范围内有大量新的、超甲级楼宇空间可供选择。如果你很“小”,或者还在单枪匹马“勇闯天涯”的阶段,落户在“Aloha Idol孵化器基地”,同样可以享受其他AI企业的政策环境:租用算力、调用模型、购买语料用于大模型和垂类应用研发时,都能采用市区协同配套方式,根据核定的实际发生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第二个空间,“幂次方·青年科创空间”首站,坐落在纳仕青年人才社区里。作为张江租赁住房的标杆性项目,如今的纳仕青年人才社区已经住了数以万计的张江青年。他们中,不乏有人有创业的打算,但仍在核算可以负担的各类成本。

“幂次方”的出现,填补了一批青年“楼上安居,楼下创业”的需求。而且纳仕社区原本已经形成的青年学堂、青年社群、青年运动等各类组织和活动,还可以为这些创业项目提供应用场景。据说,已经有居民开始就地创业了,就等着在“幂次方”租一个方便开会谈事的工位。

第三个空间处在张江镇最南端的新丰村内。乡村地区原本是很难与科创直接融合的边缘化地带,然而,随着“数字游民”群体的持续壮大,眼下,乡村反而成为张江镇独有的生态腹地。

近年来,张江镇下大功夫改善乡村板块的生态基底,打造了美丽乡村新村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环东村等一批生态面貌好、空间挖掘利用程度高的“宝藏王牌”,不仅把餐饮和乡村旅游项目做起来了,也让张江青年的居住选项外延到乡村里的人才公寓。此次即将推向市场的“新丰科创小院”,“贩卖”的就是这50%的森林覆盖率、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河流。便捷的交通、较丰富的生活设施让那些依托于自由灵感的创意者,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品质,又能享有田园牧歌的惬意。

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探索,也都有它在市场上的立锥之地。三个项目或许也有招商引才的意图,但从长期的实践效果来讲,更有可能为进一步促进张江青年人才梯队建设、激发社会活力作出一定的贡献。

创造流动的“液态空间”

记者注意到,张江镇党委书记王庆在描述这些项目时用到了一个特别的词:液态空间。

王庆说,液态,意味着是灵活的、流动的。不仅是要打破传统固定面积的桎梏,推行微型化、灵活可组合的基础办公单元,还要在功能上实现办公、生活与休憩的有机融合。

简单来说,张江这次之所以在办公空间外,还配套了500套居住空间,正是为了满足OPC,或者说现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生活状态。大家苦“长通勤”久矣,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也希望办公室不只是工位,也可以是灵魂安放之地。张江的探索只是开了一个头,在实际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反馈,都将助力这些项目逐步找到市场需求和客观供给的平衡点。

当然,处在灵活状态的也不应仅是空间本身,事实上,今天的创业青年所需要的服务和帮助也是液态的、柔性的,要因时因势与真实的需要严丝合缝。张江这次同步推出的“科创生态合伙人”计划,恐怕正是为了起到这样的作用。

除了此前提及的,包含算力券、模型券、语料券在内的AI工具服务平台,旨在为创业者降低前期的综合成本,张江还成立了专门的团队为OPC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工商、财税、法务、产权保护、人才政策等多方位支持。

此外,依托张江丰富的产业投资生态,张江镇还将联合专业投资机构,提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搭建活动平台,常态化开展路演对接、技术沙龙、品牌赛事等活动,全力支持市场主体举办发布会、技术交流会,促进思想碰撞、资源链接、跨界合作。

这也客观上解决了过去一些“微小主体”在浩瀚的张江创业洪流中难以被照顾到的问题。近年来采访中,记者偶有听到企业感慨自己“太小了”,在张江政策的大网面前,被筛漏了。这3个项目的推出,相当于为OPC提供了一张更加细密的服务网,真正关注那些零基础创业者,帮助他们快速上手、高效落地。

据介绍,3个项目到今年年中即将迎来阶段性进展。

30件衣服只有4件有授权,二次元衣服的潜规则该变了

林子璐

被打上“人傻钱多速来”标签的二次元,连买到的衣服都更差一点?

近日,市消保委测评了市面上30款二次元主题服装。结果,项目组只买到4款有授权的衣服。除了官方授权店和个别头部商家的样品标签标识齐全外,大部分二次元服装缺少吊牌、合格证、成分标,有商家甚至坦言,“行业都这样”。

消保委还特别提醒了一种在二次元群体中常见的消费方式,即小批量开团定制。在这种消费模式下,由于定制周期长,多数商家采用“定金虚拟发货+提前确认收货”的方式锁定资金,甚至抛出“中差评定金不退”“未付尾款定金不退”等单方面格式条款。一旦商家“跑路”或产品货不对板,消费者维权难度极大。事实上,已经有了不少商家卷款跑路的前车之鉴。

近些年才“破圈”受到大众关注的二次元消费之所以会呈现“行业都这样”的现状,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在二次元经济规模尚小的时候,这类情况近似一种因现实情况而衍生出的“地下规则”,比如不少IP并非国内原创,获得授权的途径少、流程麻烦,不少爱好者会选择用非营利方式进行拼团,把自己的热爱穿在身上展示出来;再比如说很多版权方并不提供cosplay服饰,但对IP粉丝的非营利、cos爱好行为也不加以控制,毕竟二次元创作也是一种维系IP热度的方式,这就给了上游相关厂家以此盈利的空间。

问题是,从来如此,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对的。长期以来,二次元消费群体被打上了“高黏性、高溢价、高容

忍度”的标签。为了心爱的IP,他们可以忍受漫长的工期,可以接受远超普通服装的溢价,甚至在产品出现小瑕疵时也会因为“圈子小、创业难”的同理心而选择私下和解。这种基于情怀的温情和共识,原本是爱好者群体内部的良性互动,但客观来说,一个行业的交易逻辑如果不是建立在市场规则和法律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买家的“宽容”和商家的“自觉”之上,这本身就是极其不健康的。

二次元服装本质上依然是服装,既然已经破圈,形成产业,就必须接受市场普遍规则的审视。在传统服装领域,一套成熟的从生产、抽检到售后维权的体系早已运转多年。这从调研结果中那96.6%的安全性合格率中也可窥见一斑:在生产端,行业是有能力做好的。

但为什么在标签标识和售后环节,相关约束就弱了呢?说到底,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而监管的触角尚未深入这些垂直的社交平台 and 定制小店。在这些店铺看来,二次元服装是一个主要靠口碑支撑的“小圈子”,只要搞定了圈内流量,即便没有版权、没有吊牌、没有合规的发货流程,也依然能赚得盆满钵满。

2025年2月,黄浦区已率先制定了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务的经营合规指引,对知识产权、预售规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意义上,二次元服装适用的逻辑也是相近的,不能因为多了一层“二次元”的外衣,就可以成为法外之地。

任何一种文化的流行,都必须建立在对法律的严格遵守上,对消费者基本权利的尊重之上。只有如此,热爱才能激发出更长久的活力与可能性。

国际花卉节将展出居民搭建的社区花园

坐在花船上吹蒲公英 看绒毛飘向卢浦大桥

本报记者 陈玺撼

上海已是“千园之城”,未来十年,将力争再建1000座公园,使公园总数达到2000座。如何突破土地资源稀缺、建设成本高等难点?将目光转向社区或许能找到灵感。

本周六开幕的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分会上,将展出10组民间达人自己设计、搭建的社区花园。花卉节后,它们还有望发挥余热,“漂流”至网红景点、重要的公共空间。

打造宠物友好花园

4月11日,午后飘起雨来,徐汇滨江谷地花溪一带却有十几个人不为所动,全身心地投入花园的营造。

彭子岳顾不上撑伞,撸起袖子,和伙伴们给20多只木条箱刷上清漆:“待会儿雨更大些就要停工了,得抓紧!”

“我们都是来自漕河泾街道或康健新村街道的居民,看到‘花开徐汇·花园生活共创行动’的招募信息后,就报名了。”钱佳玄说,她们这组共有6个人,住的地方比较远,都喜欢园艺,大多数人还养宠物,便有了打造一座宠物友好花园的想法。

钱佳玄介绍,这座宠物友好花园在挑选植物时特别注意,尤其要避开郁金香、鸢尾等对宠物有一定毒性的花卉。

记者注意到,这座花园选用了许多芳香类植物或可食用植物,比如猫薄荷、迷迭香、罗勒等,人和动物都能安全地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

容易复制推广,也是这座花园的主要设计思路。钱佳玄坦言:“我们的花草都是种在盆里再放到花箱里,这样将来搬到其他地方时就很方便,同时,为了节能环保,花盆都尽量使用旧鞋子、塑料瓶,花箱则是把闲置的酒箱、自行车筐重新加工一下。”

共建共治共享“公园”

张子龙和杜顺情来自古美小区,他们从电影《阿凡达》汲取灵感,想营造一座由植物给人工智能供电的概念花园。

“大家住在不同的楼道里,如果没有园艺这个共同爱好牵线搭桥,这辈子都不一定有交集。”杜顺情告诉记者,原先他家附近的两幢楼之间有一块五六平方米的“荒地”,在一些园艺爱好者的带领下,大家从各楼一盆盆花开始,发展成如今小有名气的“样板花园”,里面种满月季和绣球花,甚至吸引外面的公司慕名而来办公益活动。



陶睿茜布置花船。

陈玺撼 摄

有了珠玉在前,整个小区十多处公共空间陆续有了居民主理人,被打造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花园。在这一过程中,花草成了“媒人”,把小区里最熟悉的陌生人聚到一起、聊到一起,促成了一股强大的和谐共治力量。

“坐着花船去春游”

“十五五”期间,社区花园依旧是上海群众绿化工作的重心。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副主任曾俊表示,“高手在民间”,一些民间的“脑洞”、智慧,常常让专业人士叹服。

来自徐家汇街道的陶睿茜正把女儿们的“脑洞”化为现实。陶睿茜指着现场的一艘木船说,她的女儿提出想在黄浦江边划船,船上要装满鲜花,正好活动主办方能免费租赁一艘木船给她,双方一拍即合。

“有了船,她又有了新的灵感,觉得可以造一个码头,一个摆满玩具的码头。”陶睿茜笑着说,木头肯定造不了,但可以在船边放几张桌子、几个箱子,摆上玩具风车、泡泡液、沙包、花绳,让孩子、小孩子都能“坐着花船去春游”。

把一盆盆蒲公英往花船上搬,陶睿茜告诉记者,这是会开出桃色花儿的蒲公英,也是在家里阳台上女儿最喜欢的花,“等到花卉节开幕,她想坐在花船上吹蒲公英,看它们的绒毛飘向远处的卢浦大桥”。

参与活动的四叶草堂项目负责人肖晓文表示,目前四叶草堂已在上海引导营造了上千个社区花园,这次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分会场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几十个优秀的花园模板,将根据可移动性、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共治能力等要素,精选出一批,推荐给全市有提升改造计划的社区花园。

另据透露,徐汇区绿化部门正在和全区13个街道沟通优秀花园模板的落地事宜,让民间的智慧优先“漂流”到徐汇区的滨水空间、公共绿地、口袋公园、单位附属绿地。

作为“上海之春”闭幕演出,展开爱与勇气诗意叙事

中德合作重释莫扎特歌剧《魔笛》



本报讯(记者 吴桐)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中德联合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昨天献演上音歌剧院。《魔笛》是莫扎特生前最后一部歌剧作品,以贴近大众的艺术表达,成为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此次上演版本由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联合打造,导演亚历山大·舒林以简约浪漫的舞台美学,为观众铺展一场关于光明与黑暗、爱与勇气的诗意叙事。

本届音乐节以“时代新声·潮涌东方”为主题,共推出主体演出68台,专项活动13项以及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吸引数万观众现场观摩。其中,国际交流合作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30%,创近年新高。此外,国内四大音乐节创新联动等新增举措,也让老牌音乐节持续扩容,增强辐射力。

中外艺术家深度合作

闭幕当晚,《魔笛》由哥伦比亚新生代男高音塞萨尔·科尔特斯、德国知名女高音卡特琳娜·冯·本尼格森等艺术家联袂献艺。本尼格森成长于德国汉堡,而汉堡是上海的友好城市,“这是一种美好的连接,感激上音团队及学生演员们带来的新想法与灵感”,备受瞩目的“夜后咏叹调”《地狱中的复仇》由乌克兰花腔女高音提季安娜·如拉夫廖娃演唱,凭借精湛技巧与极强舞台爆发力,她将角色的愤怒、偏执与癫狂刻画得淋漓尽致。

《魔笛》于4月9日至12日连演四场,中方演员均由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与学生担纲。饰演男主角塔米诺的上音青年教师刘畅表示:“中德团队全程深度合作,既是一次艰巨挑战,也是对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验。”亚历山大·舒林称赞上音青年学子:“他们准备充分、思路开放、情感真挚。我



中德联合制作的莫扎特《魔笛》在上音歌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董天晔 摄

从演员身上收获启发与养分,远多于我的付出。”

《魔笛》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表示,今年恰逢莫扎特270周年诞辰,此次中德合作重释这部跨越时空的经典,既是中外艺术家的交流互鉴,更意在将国际先进理念与资源落地深耕,转化为兼具中国特色的教学标准与原动力。《魔笛》排演有效推动学科联动,覆盖舞台制作、剧目管理、表演人才培养、乐队实训等多个维度,既助力教育教学改革,也为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新人新作占比过半

本届“上海之春”广邀英国BBC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等世界顶级乐团及知

名音乐家参演,深化中外音乐交流对话。与此同时,音乐节首次联动“哈尔滨之夏”、“蓉城之秋”、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搭建全国音乐资源流动共享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制。通过优秀作品跨境巡演、青年艺术家互访交流、联合发布创作计划等形式,彻底打破地域与资源壁垒。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评价:“‘上海之春’不断扩容的历程,正是上海‘海纳百川’的生动彰显。音乐是国际通用艺术语言,‘上海之春’正以文化互鉴为纽带,为构筑人类音乐命运共同体持续发力。”

本届“上海之春”,新人新作占比突破50%,34场青年专场、14部新作品集中亮相,“青春”“闪耀新星”等板块汇聚全国十一大音乐学院新锐力量。18岁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

金奖得主章奥哲,也登上“上海之春”舞台献演。章奥哲说:“站在这个舞台上演奏是比获奖更珍贵的历练。前辈们的坚守让我懂得,好琴声既要技艺扎实,更要心怀光亮。”

作为2026年上海市文旅体展联动核心项目,音乐节积极探索“票根联动”等创新手段,以音乐演出为核心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展览等多元消费场景,让音乐艺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

闭幕演出《魔笛》虽已落幕,但第41届“上海之春”的精彩仍在延续。本届音乐节首次采用“核心期+延展期”架构,整体办节周期长达40天。后续,萨洛宁与巴黎管弦乐团音乐会、“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计划的瓦格纳《女武神》等重磅演出将陆续在沪上演,续写春日乐章。